

狐仙佑我

劉百非

抗日敵後歷險記

茅草平房客棧風光

民國三十二年暮春，抗日戰爭進入第三期，已至最艱苦階段，我奉命到敵後工作，由青島轉開封，經過濟南、德縣，奔石家莊，車到德縣就停下來了。傳說日本人在前面打了敗仗，火車晝夜不停的在運傷患和屍體。

南下旅客都騰集在德縣等待，我自也不能例外，住在一家小客棧裏；在德縣這種地方，能找到一家客棧避風雨就不錯了，自無暇嫌其小。北方民間無牀，都是睡炕，客棧是老式的茅草平房，一進門的左首是廚房，右首空地方擺了四、五張白木方桌，算是飯廳，桌面上油灰滿佈，分不清是垢還是漆。廚房和飯廳既連在一起，做飯炒菜的時候，整個房間就煙霧蒸騰，客棧掌櫃的兼廚師，人倒親切熱誠。進去一間是寢室，一面通鋪大炕，可以睡十二、三個人，另外沒有單間，夜裏大家都沒有被蓋的人擠人。就這樣，每天連吃帶住也要一塊錢；半個月下來坐吃山空，荷包又起恐慌，遂改爲每天吃一餐窩窩頭。白天逛街，餓了就吃棗子，德縣棗有小蘋果般大，又甜又脆，拿到手裏清香撲鼻，太平年間都是以外銷爲主，那時因爲打仗，火車不通，祇好在當地擺攤

零賣，一角錢一斤，二斤棗子也能當一餐飯，滿街鄉人都在賣棗子，我也就每天吃棗子。孰知棗子生吃通大便，吃多了有點下瀉，晚上我時常起牀進廁所。同住的旅客各色人等都有，有跑單幫的、跑江湖的、逃難的，不一而足。有些人整夜不睡，相互聚賭，聚賭的地點就在外間飯廳，是我夜起去廁所必經之地，某夜我正從廁所回來，路過賭桌時，突然被聚賭作莊的陳掌櫃的叫住：「喂！劉先生請代我看兩把好吧？我也離開一下。」我站住一看，他們賭的是「小牌九」，所謂「翻兩瞪眼」，賭桌上坐了四個人，另外還有兩個釣魚的，陳掌櫃的當莊，一共六個人，莊家是大輸小贏，陳掌櫃的顯然遇到了郎中，輸的直抹汗。我估量着沒把握，就說：「我不大會」。陳掌櫃的說：「沒關係，都算我的，你祇吃紅就好了。」邊說邊推開板凳站了起來，位子讓給我，我祇好硬著頭皮坐下去，暗中估計每家都比莊家的錢多，因爲莊家是當地的掌櫃的，輸了不怕無錢賠，所以大家照押不誤。

猴王三加六變通吃

我骰子擲出來是六，收末把牌，翻開是七點，殺天門，賠兩家，沒有大輸贏。將牌重新洗過

，我就喊掌櫃的快回來接，眼光一瞋，見陳掌櫃的竟跪在牆根前，面對着牆上供的神祇，神祇前香煙繚繞，陳掌櫃的口中唸唸有詞，態度十分虔誠。原來客棧一進門的迎面牆上，釘着一塊木板，木板上有香爐燭臺，靠裏廂貼着一塊長方形紅紙，上寫「胡三太爺之神位」，業經煙燻火燎有年，不細看還真看不清楚，我則第一天一進客棧就看見了，北方民間供「狐仙」，我一向不理會。陳掌櫃的却慎重的香菸水菓供奉不斷，那時大概是輸錢輸急了，在那裡求「狐仙」保佑，他鼓搗的沒完沒了，另外五個賭徒大概是看我好欺，一再催促擲骰子，我也沉不住氣，骰子擲出了十一點，我留第三把牌，這時大家都不講話，各人摸各人手中的牌。我摸第一張牌是三，不禁心裡涼了半截，這張三是「猴王三」，怎麼配也產生不了大點，除非配上「猴王六」，那就是真的「猴王」了（也有的叫皇上），可以「吃通」；不過賭兩扇的小牌九，很難有這種機會。心想賠定了，連摸第二張牌的勇氣都沒有了，失望之情自然現於臉上，大家都望着我，我無意中摸了第二張牌一下，好像是「猴王六」，頭腦一暈糊，我趕緊鎮攝心神，認真的一摸，果然是九點「猴王」，賭一輩子遇不到的大牌，隣座通巧輕蔑的

噴過來一口濃煙，我被噙的一陣咳嗽，迫得我彎腰到桌面下邊去。右手按緊了那兩張牌，一直咳到我嗓子不癢了，才擡起身來，三家面前明顯的小有變化，現在押的錢比原來多了許多，錢堆的上面是小鈔，下面都是萬元大鈔，每人似乎都傾其所有，另外手上牌也好像換過，整齊的放在桌子上，並且每人面部洋洋自得，靜等我亮牌賠錢。

我裝作惶恐的樣子，心裏想一個人絕對拿不走這麼多的錢，有一人發賴就會攪局，我急喊陳掌櫃的，大家也幫我喊。陳掌櫃的來到桌前，我告訴他，請他將每門押的錢多少？數一數記下來，看怎麼個賠法，說完向陳掌櫃的遞了一個眼色給他，大家也幫着催促。陳掌櫃的疑疑惑惑的，先數了天門，就大叫起來，那裏有這許多錢賠！賣了客棧也不夠，迨全部數完記清楚，大家都沒有疑問。我說：「亮牌」，天門是一對「天」，過門是一對「地」，順門是一對「人」，換句話說，好牌都給他們抓光，各自悠閒的以為贏定了，我將我的牌一翻，大家竟輕蔑的未予注意，我大聲說：「皇上，吃通，大家看清了沒有。」大家一楞神，停了三秒，才一齊「啊！」了一聲，趁這個機會我將檯面上的錢全收了過來，交給陳掌櫃的；站起來準備離開。陳掌櫃的硬是不讓走，說我手氣好，請我繼續下去，連着幾把下去，把把「吃通」，輸家也洩了氣，自動停止，事後結算，陳掌櫃的除了將這十來天輸的錢全贏回來不算，還多贏了二十幾萬，當時即分給我十萬元吃紅。並且說全仗我手氣好，和胡三太爺的保佑，救了他一命，否則輸這麼多錢，如何賠得出。

夢入大宅接受款待

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這一晚我神清夢穩，睡的很熟，睡中做了一個夢，好像是在一家大宅第人家，這家人口很多，男女老少都有，個個清秀可親，一位老者引我至一宏敞的起坐間，陳設全部紫檀家具，一長者約七十許，起立相迎，略作寒暄，即命治酒席。我半月不知肉味，突聞此言，不禁食指大動，雖假客氣一番，心實暗喜，正在等待大快朵頤時，忽被身旁同炕宿客翻身踢了一腳，將我驚醒，打斷美夢；再入睡前境已杳，不能相接了。

翌晨叫賣早點的在豆漿裏加了兩個蛋及一塊核桃酥，飽餐一頓，準備回客棧補個回籠覺，以償昨夜睡眠不足。一進客棧門，陳掌櫃的就面帶笑容的迎上來說：「我已經買好了紙張，請你代寫一幅對聯，將胡三太爺的牌位換新，中午請你吃飯。」我將紅紙裁好，略一尋思，遂寫了一幅對聯，聯語是：「大功應推塗山氏；治史幸勞蒲松齡。」橫批是：「神通廣大」。一時興起回憶夢中情景，又畫了一張昨夜夢中所見的老者的半身像，旋即進入寢室，清靜的倒頭大睡，醒來已是下午一時許，飯廳客人都都食畢散去，有一張桌上擺滿了酒菜，陳掌櫃的正在坐候，見我立刻起立相迎，邊說：「看了你幾次……也不好叫醒你……快來，哥倆好好喝一杯。」我也未客氣，當即坐下，稍一謙讓彼此敬了酒，我順手挾了一大塊紅燒蹄膀，嚼了三兩下就嚥下去，潤滑一下腸子。第二次我敬陳掌櫃的，喝了一大口「白乾

」，酒菜之間，陳掌櫃的打開了話匣子：「胡三太爺從滿清到現在，都是我們陳家的家神，每在生死關頭；或是家族有難，都蒙胡三太爺搭救，十分靈驗，胡三太爺就是你畫的那樣……。」我擡頭一看，胡三太爺的神位已經煥然一新，我寫的畫的都已鑲嵌在玻璃鏡框，木板上陳列着香菸水菓，鷄鴨魚肉，我也虔誠的向我所畫的夢中所見的老者狐仙（胡三太爺）一拜再拜，陳掌櫃肥胖的大手則在空中劃了一圈，繼續說道：「想是你和胡三太爺有緣，畫的胡三太爺竟然跟照的相片一樣，胡三太爺一定很歡喜，昨夜託夢給我，叫我留你多住一天。」我說：「聽說明天通車，我要先走，今晚上請你給我結清店飯錢。」

不計危險早走一天

這一餐吃得酒足飯飽，身心舒暢。我心裏想，全國都在抗日，那裏還有個人安危，何況我的工作根本就是「玩命」的事情，從未計較過生死，什麼危險不危險。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火車站，火車站週圍擠滿了等車的人，通過都困難，不要說買票上車了。我在附近徘徊了一下，偶見幾個日本兵順利的進入了火車站，突然靈機一動，我回身找到了日本憲兵隊，出示了假證件，請他們代我安排搭車，隨着我遞上半打燒酒，我

說：「一點小意思，請不要嫌棄。」跟我談話的「軍曹」慨然允諾，囑我下午一時再去。

下午一時二十分，我跟日軍登上火車，第一節車廂是火車工作人員與日軍小隊長，和兩個日軍憲兵；第二節車廂是日軍，第三節車廂以下完全擠滿了中國人。車廂內沒有坐的地方，旅客都是人擠人的站着，攜帶的行李物品踩在腳底下，車廂上面也坐滿了人，誰也顧不得危險，能走就好，也許是半打酒的力量吧？我就和小隊長一起坐在第一節車廂裏，開車之前先有一輛壓道車開出去，兩點鐘才正式開車。我拿出紙菸來，每人敬了一支，我猛吸了一口菸，長吁了一口氣，就和小隊長閒聊了起來，小隊長姓山本，宮崎人，沒入伍以前在家鄉當小學教員，因是知識份子，彼此談的倒還投機，他得知我畢業於東京慶應大學，自然的露出了欽羨的心理。

迷朦中吞了粒丹藥

火車開行了約半個小時，我正在胡吹亂講的時候，條的一聲爆炸，未容思考就昏了過去，祇覺得忽忽悠悠的腦子一片空白，好像有人在叫我，初聽到聲音很遙遠，漸漸似在跟前，眼皮很重，怎麼也張不開，迷朦中似乎有人在我口中塞了一粒丹藥，有仁丹的味道，但比仁丹清涼，順喉而下，達到四肢，慢慢的睜眼一看，四外寂靜無人，我摸了一下臉部，渾身是血，身下是一個日本兵屍，我頭部頂枕在一個包棉衣的包袱上，時而傳來呻吟聲。火車距我約三十公尺，不斷的有中國人的嘈雜哭泣聲傳來，有頃一陣脚步杳踏，

過來兩個穿中國軍服的士兵，在搜查日兵屍體，當他們將我推開，我說：「喂！同志——」，那個士兵一下跳起來，向後退了一步，大聲喊叫說：「這邊有一個人沒有死，還活着。」經他這麼一叫喚，立刻過來三個人，前面一個想是官長，後面兩個槍兵，官長就盤問我幾句，我大概告訴他一些，同時也請教他們部隊番號，他祇說他們總司令姓龐，我馬上說：「啊！龐獅子（龐炳勳部下背地均稱龐獅子，以示關係親密）是我老長官，我正好有事要見總司令，請帶我先見第二處鄧副處長。」跟我講話的是一個排長，姓李。李排長作不了主，轉報告連長，姓王。王連長經我說服，派了擔架兵擡着我，我摸了一下重要東西沒有遺失，才放心跟着他們走了兩天一夜，在一個山地的村莊裏，見到鄧副處長。

大難不死真乃奇蹟

鄧副處長名子恢，我們既是同學，又是在成都時的老同事，他命士兵直接將我送進野戰醫院，醫院燒了一鍋熱水，教看護兵給我渾身抹洗了一下，再一檢查，我身上除手臂擦破皮而外，另無任何傷痕，身上血漬是日軍屍體濺的，其所以感到渾身疼痛，一方面是心理作用，一方面是摔震所致，兩節車廂的日軍全部死光，而獨我一個活著，且未受傷，狐仙（胡三太爺）佑我，真乃奇蹟。次日子恢兄來，也不禁嘖嘖稱奇，譽為神話，心理壓力一除，精神跟之大振，晚間子恢兄約了三、五好友為我洗塵壓驚，大家都說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。子恢兄說：「你將來後福來了，請多多提拔……今天我們先喝一杯。來！」說着一乾而盡，我也照樣乾了一杯，大家就追問我事件經過，我就將由客棧賭錢起，如何夢見胡三太爺種種事蹟，像說故事般，敘述一遍，大家都頻稱神奇不止。子恢兄說：「我不主張炸這段鐵路，因為這段鐵路上來往的旅客都是中國難民，一旦炸毀還是自己人損失多，但是為了鼓舞敵後民心士氣，上級堅持要炸，早十天炸也好，偏偏總司令開會去了，前兩天才電報批准，有利時機已過，幸虧未傷及無辜難民，不想你老兄竟在車上，真是命由天定啊！來！喝酒。」觥籌交錯，大家盡歡而散。

次日，子恢兄帶我拜見了參謀長及各有關人員，我也分別酬謝了擔架兵、看護兵各一千元，然後由于恢兄陪我到附近游擊區小鎮上製了一套新衣。在這段時間，因我在德縣贏的錢尚多，連着回請了大家兩次，我出手大方，官兵對我都有好感，軍人待遇菲薄，前方更是艱苦，經過幾次生死，一切都看開了，若斤斤計較於物質，反而顯得卑鄙。迫我身體完全復原，即行告辭，子恢兄派了一班槍兵護送，衝破日軍封鎖，另借給我一匹馴馬。沿途住宿，都是命班長採購大肉肥雞，大家興高采烈的直到邯鄲，猶戀戀不捨的不忍別離。

訂閱「時代文摘」，「中外雜誌」請撥電話五三六四二〇六。